

脆弱契合與人類博愛：

從基督教關係性人觀及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著眼

陳曉君

【摘要】本文基於基督教關係性人觀，分析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探討脆弱特質的相互性如何有助達致人類博愛及和諧共存。基於私人化的理解及個人主義人觀，脆弱特質一直被誤解為軟弱及無力。近年，在女性研究、文化研究等學術領域，漸漸將脆弱特質視為人類共同本質，其開放性更促使人類深入反思對彼此的關聯、互惠倚賴，並群體責任。基督教的殘障神學家亦一直探討脆弱特質如何豐富我們對人的理解。本文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討脆弱特質不同面向的意義。第二部分以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描述及分析受訪者如何經驗脆弱特質，從而轉化其經驗的宗教意義。第三部分探討脆弱特質的相互性如何作為跨宗教對人類理解的根基，實踐人類博愛及和諧共存的價值。

一、導論

2019年2月4日，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扎比，教宗方濟各和阿茲哈大教長艾哈邁德·泰耶伯博士共同簽署了歷史性的《阿布扎比宣言》——一份有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人類博愛文件《世界和平與共同生活的人類博愛文件》，又稱《人類博愛文件》(*Document on 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下簡稱《文件》)。¹《文件》內多次強調我們要支持和保護那些最貧困、困苦、邊緣人和那些有急需的人。在《文件》的開

¹ 《世界和平與共同生活的人類兄弟情誼文件》，又稱《人類兄弟情誼文件》，本以「兄弟情誼」翻譯英語 *fraternity* 一字，本文則基於包容性意涵及廣泛性使用的原則，選用「博愛」一詞。

首提及了「天主創造了宇宙萬物及全人類（因祂的慈悲，人人皆平等）」，而「信德使信者在他人身上看到需要被支持和被關愛的弟兄或姊妹」，因此「使信者因相信天主而受召去保護受造界及整個宇宙和支持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最貧困和最有急需的人們，藉此表達此人類博愛。」²《文件》亦強調了人類因天主之名：「祂創造所有人類，使其權利、義務和尊嚴一律平等」；因上主的召叫：「人們如弟兄姊妹般共同生活，充滿大地，並散播良善、仁愛和和平的價值。」³《文件》甚至表達了幫助「因貧窮、困苦、邊緣人和那些有急需的人之名」是「天主命令我們眾人要負的責任，特別是那些富有且豐裕的人」，強調了人們如弟兄姊妹般共同生活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眾人的責任。

另一方面，《文件》亦指出了當代世界各項危機的重大原因，包括了：「人類良心的遲鈍、遠離宗教價值、個人主義抬頭，及隨之而來的種種唯物主義——視人類如神，並以世俗的價值觀和物質的價值，取代至高超性的原則。」⁴面對當代世界各項危機，《文件》重新強調並呼籲我們：「堅信真正的宗教教導乃邀請我們持續以和平的價值為根基，捍衛相互瞭解、人類博愛及和諧共存的價值；重新建立智慧、公義及愛」，而行動上「進行交談，促進瞭解，廣泛推行包容、接納他人並與他人和平共處的文化」，而這些價值和行動「對於減少許多令多數人類負擔沉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問題大有幫助」。⁵《文件》亦指出信徒之間進行交談有特殊目的，「意指共同進入寬廣的靈性和人性空間，分享相同的社會價值，並由此傳遞宗教所致力推崇的至高德行，同時亦應避免貧瘠而無產出能力的討論。」⁶

² 方濟各、泰耶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聖座（網站），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譯，2019年2月3-5日，2021年11月4日存取，<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travels/2019/outside/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90204_documento-fratellanza-umana.html>。

³ 方濟各、泰耶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⁴ 方濟各、泰耶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⁵ 方濟各、泰耶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⁶ 方濟各、泰耶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簡而言之，《文件》提及「支持和保護那些最貧困、困苦、邊緣人和那些有急需的人」的目的，及針對「個人主義抬頭」的當代危機，並呼籲我們信徒之間進行交談，以「共同進入寬廣的靈性和人性空間」，並「分享相同的社會價值，並由此傳遞宗教所致力推崇的至高德行」。⁷ 有見及此，本文將基於基督教關係性人觀，分析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探討脆弱特質的相互性，如何有助達成人類博愛及和諧共存。本文發表於「人類兄弟情誼與社會友誼宗教交談研討會」，主要為不同宗教的領袖、不同宗教的學者的交談空間。本文特意選用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作為例子，意在擴闊是次研討會涵蓋的社會層面，帶出社會上較邊緣的聲音，共同進入寬廣的靈性、人性和交談空間。

二、淺談基督教關係性人觀⁸

受個人主義影響，人一直被視為個體化和分離的存有。在這種人觀下，一個健康的人需要越來越自主、自給自足和獨立；而女性在這個傳統人觀下，則被批評為依賴性太強、太情緒化和過於有需要的。⁹ 女性主義文化學者批判這種學說太個人主義及男性中心主義，她們從女性的經驗，提倡對人理解為「關係中自我」(self-in-relation)，認為自我並非朝著個體化及分離發展，而是通過在可促進成長的關係中及朝向關係發展。¹⁰ 而促進成長的關係以互惠的同理心 (mutual empathy)、互惠的賦權 (mutual empowerment) 為核心，並強調關係中的互惠性 (mutuality)，在關係中的人都貢獻於關係中，影響及被影響，在關係中成長。¹¹ 相反地，若關係不是互惠平等，而是

⁷ 方濟各、泰耶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

⁸ 由於篇幅所限，本部分僅提出與本文直接相關的基督教關係性人觀，深入討論可參閱作者的博士論文研究 (Chan 2021)。本文亦集中以三一論作為基礎，目的在於討論人的關係性人格 (relational personhood) 如何建基於三一的關係性人格。

⁹ Judith V. Jordan, "The Role of Mutual Empathy in Relational-Cultural Therapy," i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56 Issue 8 (July 2000): 1006-1007.

¹⁰ Jordan, "The Role of Mutual Empathy in Relational-Cultural Therapy," 1007. 關於人作為關係中存有討論，可參閱 Judith V. Jordan et al., eds.,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s from the Stone Cente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1).

¹¹ Jordan, "The Role of Mutual Empathy in Relational-Cultural Therapy," 1007.

有階級性的，一個人無法在關係中呈現在關係中所受的傷害，並得到關係中的另一方以關懷和同理的方式去回應時，那麼可能會導致關係孤立（relational isolation）和關係斷裂（relational disconnection）。¹² 簡而言之，女性主義文化學者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去視人為關係中存有（relational being），而這種關係中存有以互惠、平等為核心，讓自我從關係中也朝向關係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基督教當代的神學家發展了這種對人作為關係中存有，而非個體化和分離的存有的理解。由於基督教人觀將人及人類作為整體視為與基督教三一上主的關係，所以，基督教人觀的神學討論通常置於三一上主的認信中，使「基督教神學人」可稱為「三一神學人觀」。¹³ 建基於一種位格性的存有論（ontology of personhood），正教神學家薛斯奧拿（John Zizioulas）認為「上主的存有是一種關係中的存有（relational being），而沒有契合（communion）的概念，則無法去言說上主的存有」。¹⁴ 薛斯奧拿亦認為人的存有與上主的存有因為教會的關係而相連：

人作為教會一員的事實，使人成了「上主的形象」，以上主存在的方式存在，並呈現出上主「存有的方式」……這存有的方式是一種與世界、與他人和與上主的存有方式，是契合的事件，而這不能作為個體的成就以實現，只能以教會的事實呈現。¹⁵

薛斯奧拿的神學關注在於教會，但同時，他指出了人的存有如何因為上主的存有成為關係中存有。跟從薛斯奧拿位對三一上主格性的存有及關係中存有的討論，天主教神學家拉庫尼亞（Catherine LaCugna）發展三一論如何對經世及實踐世界產生意義。拉庫尼亞指出人的存有因為上主的存有，並上主的邀請進入契合關係中，是因為「本質上關係性」（essentially

¹² Jordan, "The Role of Mutual Empathy in Relational-Cultural Therapy," 1007.

¹³ Stanley J Grenz, *The Social God and the Relational Self: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the Imago Dei*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24.

¹⁴ John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5), 17.

¹⁵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15.

relational) ¹⁶。同時，因為人的存有是由與他人的關係所構成，人的存有是一個不斷更新及演化的現實。¹⁷ 所以，人作為上主樣式的存有，並「不是被創造成孤立的存有，人是透過他人，並為著他人，而為人和成為存有」。¹⁸ 若果人是作為一個關係中存有，同時不以越來越自主、自給自足和獨立為目標，而是在不同關係中去實現關係中存有及上主的形象，那麼脆弱特質可以如何被重新理解？

三、脆弱特質 (Vulnerability) 的再思

在個人主義的影響下，正如前文提及，獨立是美德、是人所追求的特質，而脆弱特質則被認為是弱者的表現。脆弱被等同「被傷害或攻擊的可能性且而要防禦或保護」¹⁹、「易受傷的特質」(susceptibility to harm) ²⁰ 和「一些不是我們選擇而被妨礙的情況」²¹。同時，在自由主義的社會倫理，我們對他者亦沒有不能逃避的責任。²² 當脆弱在個人主義及個人主義影響的人觀下，只被賦予約化地負面 (reductively negative) 的意義時，人對脆弱經驗的看法會變得單一，逃避脆弱及其責任，產生其他問題²³，並失去對他者的承擔、對生命的認識和成長的機會²⁴。這些對人性根本的影

¹⁶ Catherine Mowry LaCugna, *God for Us: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Life*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1), 288-89.

¹⁷ LaCugna, *God for Us*, 291-92.

¹⁸ Catherine Mowry LaCugna and Michael Downey, "Trinitarian Spirituality," in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pirituality*, edited by Michael Downey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93), 971.

¹⁹ Leticia Sabsay, "Permeable Bodies: Vulnerability, Affective Powers, Hegemony," in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85.

²⁰ Erinn C. Gilson, *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 A Feminist Analysis of Social Life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46.

²¹ Judith Butler, "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in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2.

²² 龔立人：〈不是後補，而是尊貴的賓客：身心障礙者與耶穌的會遇〉，《輔仁宗教研究》(2012年)，頁24。

²³ Gilson, *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 129.

²⁴ 龔立人：〈不是後補，而是尊貴的賓客：身心障礙者與耶穌的會遇〉，頁7。

響，正回應及擴展了《文件》中提及個人主義如何成為其中一個引致當代世界各項危機的問題。

若將人重新理解為關係中存有，脆弱特質可以不被約化為軟弱及只要逃避的特質。吉爾森 (Erinn C. Gilson) 提出從四方面將脆弱特質從二元對立解放出來：一、將脆弱特質的固定 (fixity) 轉化為潛能 (potentiality)；二、脆弱特質的負面性 (negativity) 轉為模稜兩可與矛盾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三、脆弱特質的不公分配與位階文化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and hierarchy) 轉為相同性 (univocity) 及四、脆弱特質的單一性 (homogeneity) 轉為多元的呈現 (a diversity of manifestations)。²⁵ 這四方面的嘗試也是將脆弱特質從約化負面解放出來，讓其可以呈現不同的面向。

另一方面，神學家也從身體障礙者的經驗中，建構出對脆弱特質的重新理解。²⁶ 龔立人指出脆弱特質是彼此依賴成為存在的基本，包括學習愛與被愛，賦予與接受，來豐富和完成其生命。²⁷ 雷諾茲 (Thomas E. Reynolds) 將脆弱特質理解為人的共通性，並且認為人與人的關係是「互惠的脆弱性與愛的關係」(relationships of mutual vulnerability and love)，甚至人無可避免地與脆弱特質相遇是構成我們作為禮物和獨特的存有：

以其獨特與不同的脆弱特質呈現出來，他者的珍貴只因他或她的存有。他者作在我面前的禮物，邀請我進入關係中 [……] 他者不只是我的限制，而是我的一部分，去豐富我的世界。我們在一個關係中連結並開啟一些非凡、甚至靈性的東西。²⁸

²⁵ Gilson, *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 129.

²⁶ 有關神學家從身體障礙者建構出對人理解的反思，特別是人如何不以自主、自給自足的能力，只作為接受上主禮物的存有，可參閱 Hans S. Reinders, *Receiving the Gift of Friendship: Profound Disability,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Ethic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8)。

²⁷ 龔立人：〈不是後補，而是尊貴的賓客：身心障礙者與耶穌的會遇〉，頁 7-8。

²⁸ Thomas E. Reynolds, *Vulnerable Communion: A Theology of Disability and Hospitality* (Grand Rapids, Mich: Brazos Press. 2008), 138.

雷諾茲指出了脆弱特質在人作為關係中存有下的互惠性。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並不是要抬舉脆弱，亦不是指脆弱特質更為高尚，正如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將會討論香港基督徒女性抑鬱經驗的聲音，真實呈現脆弱特質所帶來的痛苦。反之，本文希望走出二元思維去探討脆弱特質。吉爾森精準地總括了我們再思脆弱特質的目的，並將本文下一部分脆弱的經驗帶進是次交談研討會的意義：

當談及及書寫脆弱的經驗時，我們可以公平地對待其多樣且模稜兩可性，不陷入重述及延續有問題的二元論述，例如主動/被動、有能力/無能力、值得敬佩的/需要同性的，而引致壓迫的、控制性的及污名化的後果。²⁹

四、以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訪談為例

本文將以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訪談為例子，引導我們對「甚麼才算是人？」和「脆弱特質為何事？」這兩個問題進行反思。³⁰ 這些訪談為例子是基於對二十二個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的研究而得出。³¹ 該研究以實踐神學及質性研究的建構紮根理論作為研究方法論，並以開放式訪談作為研究方法，由於有抑鬱經驗的受訪者較為隱藏，該研究使用滾雪球抽樣。基於保密性原則，以下的受訪者以化名表示。

基督教心理學家馬西婭·韋布（Marcia Webb）認為精神病，包括抑鬱症，「挑戰我們最基本對自己的理解」。³² 而這種對自我的理解，亦包括我們對脆弱特質的理解。當脆弱特質被理解為單一地負面，我們傾向於將它隱藏

²⁹ Gilson, *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 146–47.

³⁰ 關於基督教對抑鬱經驗討論及神學反思，可參閱 John Swinton, *Finding Jesus in the Storm: The Spiritual Lives of Christians wi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Jessica Coblentz, *Dust in the Blood: A Theology of Life with Depression*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Academic, 2022)。

³¹ 此文建基於作者的博士論文研究（Chan 2021）。

³² Marcia Webb, *Toward a Theology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 (Eugene, Oregon: Cascade Book. 2017), 92.

起來，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脆弱特質。但是妙妙（化名）卻指出了當脆弱特質不是單向地表達，而是相互地表達時，如何反映出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信任：

當我到了別人家裏，我終於發現我可以坐在梳化上，抱著一卷廁紙狂哭，那是可以的，這是可以的。我想，是這樣的一份接納，令我覺得這一個家，而他們亦真的視我為那個家的一份子。意思是，他們沒當我是外人。可能他們真的會說：「啊！今天我很累」、「今天月事來了，我要休息一下，你自己照顧自己啦。」那樣，我能感受到，我在他們面前，不需要做一個好完美的人。即是，我可以崩潰，我可以是爛泥，因為他們也有他們軟弱的時候，但他們不介意與我一起分享……反而我覺得我那刻是被信任的，而每個人也可能會有，都會跟我分享他的軟弱，以致我會覺得，當我軟弱的時候，我也可以很安全地去分享我的不開心，而那是可以的。

妙妙使用「軟弱」一詞去表達那種本以為負面、不被接納，而且需要隱藏的情況。³³ 妙妙指出了當別人也向她展示並分享了他們的軟弱，甚至是因為他們的軟弱而不能照顧她的時候，反而讓她感到有家、被信任的感覺。透過展示軟弱的相互性，令她明白軟弱是可以的，是每個人也分享的人性，而且因為對方願意分享其軟弱，連結並豐富了妙妙對軟弱的接納。

另一位受訪者貝拉（化名）更指出脆弱如何作為人的共同性與連結：

我現在少部分地覺得自己是與自己的軟弱共存。所以，當我承認了這是我一部分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有（軟弱）與沒有都一樣。我覺得都是要一樣地生活，沒有很理想化地覺得人是沒有軟弱的。但在抑鬱的時候就會想：人沒有軟弱就最好了，不用受這種——即是脆弱所帶來的痛苦。即是，覺得自己生命好脆弱的時

³³ 因為不同的視域，受訪者使用「軟弱」，非本文使用的「脆弱」一詞。同時，這本身可以反映出受訪者也是跟慣常將脆弱被視為負面且易受傷害的特質相連。

候，就會覺得——其實現在我的體會是，脆弱可以邀請人連結的。這是一個時機，本身是珍貴的。

誠然，貝拉也指出了，在抑鬱的時候，脆弱是她想捨棄的部分。但同時，當她接受了脆弱作為她生命的一部分，不是只有一個面向地負面，而是帶有潛能的多面向，她可以以脆弱去連結他人的生命，並認為脆弱本身也是珍貴的。貝拉甚至指出了在群體內共同經驗脆弱性（mutuality of vulnerability）如何有助她復原：

其實我沒有這些（與他人共同經歷脆弱的）經驗，或我不在一個群體裏去這樣被接納的話，我都有疑惑，我是否真的可以康復。即是，我如果不在群體裏生活，我不在這群人裏面，我軟弱的時候也可以繼續工作的時候，我會反思——我無法去平衡地看待自己，我只會傾側地覺得自己好軟弱。我一邊工作的時候，我便會體會，是啊，我有脆弱，但其實我一直在做一些事情，這也可行的。那我可以更整全的去肯定自己。

貝拉反映出脆弱的相互、互惠性，而這種脆弱如何在關係中，解放出來，不再只是軟弱及無能力的，而是可被接納、可行的，是生命整全的表達。換句話說，不只是有脆弱特質的貝拉這個人，而是脆弱特質本身在關係中被轉化，並開啟一些非凡和靈性的療癒與復原。

五、脆弱的契合：人類博愛及和諧共存

以上對脆弱在關係中人觀的重新理解，以及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訪談的聲音為例，是否可以為人類博愛及和諧共存，帶來一種可能性？若脆弱特質再不只是代表被動、易受傷害、某部分軟弱的人才有的特質、或只有單一面向，而是人類的共同性、且有多元性的呈現、人在形成的必然過程、是人邁向豐富和互惠依存的內在元素，那麼人類博愛（human fraternity）可以被理解成「脆弱的契合」（vulnerable communion）。一方面，上主在人類，脆弱和破碎的人類中作工，而且建立愛的群體。雷諾茲說：神在脆弱和破碎

的人中作工，通過並為他們作工，塑造了一個被愛的群體，在那個群體的人，因為他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生物而被愛。³⁴

而且，這個愛的群體，因為相互的脆弱，而不是相互的能力，成為彼此的釋放。在法國建立了一個為智障人士提供家園的方舟團契（L'Arche）的天主教徒維納³⁵，更將契合視為相互的脆弱，而且帶有解放力量，他說：契合是相互的信任、相互的從屬……契合是相互的脆弱和向彼此的開放。它實在是對彼此的解放，在那裏，彼此也被容許成為他們自己，彼此也被召叫在更大的自由和更多對他者和宇宙的開放中成長。

以此角度去反觀《文件》中提及各人要去支持有需要的兄弟姐妹，表達人類博愛及和諧共存，是基於各人都因天主而在脆弱的契合中，而這種脆弱的契合不單容許我們成為自己，更是召叫我們與他者和世界開放，共同經歷生命的豐富。

六、結語

本文起初強調了《文件》中提及個人主義的抬頭，並呼籲信徒如弟兄姊妹般生活，並因天主受召去關愛和支持他者，表達人類博愛，同時，邀請信徒間進行交談，以進入更寬廣的靈性和人性空間。個人主義不但反映作為當代世界危機的原因上，也反映在如何理解人觀上。所以，基督教的關係中人觀能夠提供資源去重新理解人作為關係中存有，並以促進彼此成長並與上主契合的關係作為標的，而非成為更自主、自給自足及獨立的人。而脆弱特質在關係中存有的人觀理解下，亦可從固定性、負面、單一性轉化成為人與人之間彼此依賴成為存在的基礎，豐富彼此的世界，並開啟靈性的東西。這是本文後半部分所探討的內容，即脆弱特質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vulnerability）。本文以香港女性基督徒抑鬱經驗，將一些社會的邊緣聲音，帶進宗教交談中，並探討脆弱特質的相互性如何帶來療癒和豐富生命。同

³⁴ Reynolds, *Vulnerable Communion*, 217.

³⁵ Kathryn Spink, *Jean Vanier & L'Arche: A Communion of Love*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13).

時，脆弱契合作為人類博愛的基礎正是本文要建立的立論。脆弱契合使我們回應天主的召叫，向他者和世界開放，實踐和諧共存。

參考文獻

- Butler, Judith. "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in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Coblentz, Jessica. *Dust in the Blood: A Theology of Life with Depression*. Collegeville,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Academic, 2022.
- Chan, Natalie Hiu-Kwan. Towards a Theological-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Depress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Depressed Women's Experience. PhD dis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1.
- Gilson, Erinn C. *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 A Feminist Analysis of Social Life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Grrenz, Stanley J. *The Social God and the Relational Self: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the Imago Dei*.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 Jordan, Judith V. "The Role of Mutual Empathy in Relational-Cultural Therapy," i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56 Issue 8 (July 2000): 1005-1016.
- Jordan, Judith V., Alexandra G. Kaplan, Jean Baker Miller, Irene P. Stiver, and Janet L. Surrey, eds.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s from the Stone Cente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1.
- LaCugna, Catherine Mowry. *God for Us: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Life*.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1.
- LaCugna, Catherine Mowry, and Michael Downey. "Trinitarian Spirituality," in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pirituality*, edited by Michael Downey.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93.
- Reinders, Hans S. *Receiving the Gift of Friendship: Profound Disability,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Ethic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8.
- Reynolds, Thomas E. *Vulnerable Communion: A Theology of Disability and Hospitality*. Grand Rapids, Mich: Brazos Press, 2008.

Sabsay, Leticia. "Permeable Bodies: Vulnerability, Affective Powers, Hegemony," in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Spink, Kathryn. *Jean Vanier & L'arche: A Communion of Love*.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13.

Swinton, John. *Finding Jesus in the Storm: The Spiritual Lives of Christians wi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Webb, Marcia. *Toward a Theology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 Eugene, Oregon: Cascade Books, 2017.

Zizioulas, John. *Being as Communion: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5.

方濟各、泰耶伯：《人類兄弟情誼文件》聖座（網站），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譯。2019年2月3-5日，2021年11月4日存取，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travels/2019/outside/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90204_documento-fratellanza-umana.html>。

龔立人：〈不是後補，而是尊貴的賓客：身心障礙者與耶穌的會遇〉。《輔仁宗教研究》第24期（2012年3月）。頁1-19。

[Abstract] Analyzing the depression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Christian women based on Christian relational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mutuality of vulnerability can help achieve human fraternity and peacefully living togeth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istic view of anthropology, vulnerability has been commonly understood in a reductively negative way as weakness and powerlessnes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from feminist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gradually see vulnerability as definitive of life, which opens the reflection on human relationality, mutu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one another. Christian disability theologians also explore how vulnerability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constitutes a human being. This paper includes three parts. First, it introduce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vulnerability. Second, based on interviews of depression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Christian women, it analyzes how these women experience vulnerability and transform the religious meaning of their experience. Third,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he mutuality of vulnerability can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inter-faith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and so realize the values of human fraternity and peacefully living together.